《IFLA工具包:构建素养和阅读国家战略》解读及思考

黄丹俞　范并思

【摘　　要】解读国际图联素养和阅读委员会发布的《IFLA工具包:构建素养和阅读国家战略》的主旨思想和五个版块的具体内容,从素养的概念、素养和阅读的关系、素养对图书馆的意义三个维度进一步阐述工具包的思想。结合我国阅读战略和图书馆阅读推广现状,提出在全民阅读战略基础上增加全民素养战略;将基础素养和高级素养纳入图书馆阅读推广体系;用理论和数据驱动素养和阅读的研究与实践这三条建议。

【关 键 词】素养;阅读;图书馆;国际图联

【作者简介】黄丹俞,女,南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兼职教师,研究方向:媒介与信息素养、阅读推广,作者贡献:资料收集与论文执笔,E-mail:huangdanyu@ntu.edu.cn(南通 226019);范并思,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研究方向:图书馆学(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阅读推广),文献计量学,作者贡献:选题建议、指导修改和审校(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图书馆杂志》(沪),2020.4.27~3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ZDA324)的研究成果之一。

0 背景

2019年9月,值联合国国际素养日之际,国际图联(IFLA)正式发布了《IFLA工具包:构建素养和阅读国家战略》(*IFLA Toolkit for developing national literacy and reading strategies*)(第一版),目的是协助各国从图书馆的角度构建和改进国家素养和阅读战略,为图书馆协会、各级图书馆以及更广泛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组织提供指导和材料,以确保素养得到足够重视、图书馆领域得到必要的承认和支持。

"工具包"是IFIA出版物的一种。为更好地推进议题发展和目标实现,IFLA会在声明、宣言或报告之后发布指南(Guidelines)或工具包(Toolkits)来提供指导性的材料和相关信息。一般而言,"工具包"会提供背景知识、政策建议、实施方案和一些有助于实现发展目标的实例和资源,还会提供一些更为细节性的内容,如信函模板、演讲技巧、谈判要点等。

这份工具包由IFLA素养和阅读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订,其前身是成立于1996年的阅读专业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有关阅读的研究和阅读推广活动。若对标到我国图书馆学协会的组织架构中,中国图书馆学会的阅读推广委员会与之具有相同的使命与职责。委员会自1999年开始将"提升素养"(Promote Literacy)纳入委员会愿景,鼓励图书馆为促进阅读、素养开展各种研究和实践,曾参与联合国的素养十年(Literacy Decade 2003-2012)项目,并与信息素养委员会共同举办过会议"图书馆提升21世纪素养"(Libraries Promoting Twenty-First Century Literacies, 2009 Milan, Italy)。此前委员会发布过两份重要出版物,《基于图书馆的素养项目:一些实用的建议》(*Guidelines for Library-Based Literacy Programs: Some*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Practical Suggestions,2007)和《以研究促进图书馆的素养与阅读提升:图书馆员指南》(*Using Research To Promote Literacy and Reading in Libraries*:*Guidelines for Librarians*,2011)。如今发布这一份工具包,是委员会这几年来仅有的一次大动作。同时,这份工具包也是IFLA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做举措之一。因此,这份工具包所包含的信息将会对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 工具包的主要内容[1]

1.1 规划国家素养和阅读战略

图书馆不应局限于"通过实施提升素养和阅读方面所做的工作得到认可"这一层次,而应该在从起草到实施各级别(国家/地方)素养和阅读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图书馆全面参与到国家素养和阅读战略规划中,需要以下三个关键环节:

(1)对当前国家战略做分析

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国家是否已经制定了素养和阅读战略?如果没有,则需要向国家的有关部门建议。

若国家已存在相关战略或计划性的文件,图书馆领域人士则需要去评估一下它是否提及了图书馆的角色和图书馆所能提供的贡献。图书馆有没有参与到该战略或计划的创建过程中?该战略或计划是否为图书馆提供财政或法律支持?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评估目前的战略文件是否存在以下问题:①是否陈旧,没有考虑数字工具?②是否只关注未成年人,而不是覆盖所有年龄段?③是否只关注基础素养,即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而不是更高形式的素养?④是否考虑到培养热爱阅读的重要性?

(2)提出改进素养和阅读战略的建议

图书馆明确自我的角色定位及目标,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确保图书馆能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将那些能让图书馆发挥更大作用的理念加入战略计划中去,如:①素养和阅读战略需关注贯穿于人一生的终身素养问题;②培养低龄段学生的阅读能力,来提高他们的入学准备水平;③战略规划与时俱进,考虑数字工具,如关注数字技术或数字阅读的优点;④以培养对阅读的热爱作为培养素养能力的一个要素;⑤纳入更先进的素养形式;⑥避免素养水平低下的情形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延续下去。

(3)宣传图书馆的理念

将图书馆对于素养和阅读战略的思考形成计划、策略、修订意见和改革方案,以合适的方式传递给国家的决策者、重要的影响者和潜在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可以更好地考虑图书馆的作用,从而为图书馆提供支持。

国家的决策者、重要的影响者和潜在的合作伙伴包括:①教育部、文化部等国家重要机构;②负责素养和阅读的委员会、从事素养和阅读工作的知名记者和评论员(包括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智库和学者、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国际相关组织的当地分支机构/办事处等;③儿童救助会、特殊群体服务的机构、教育机构、出版商等。

1.2 为素养辩护:为什么素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素养是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核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所有年轻人拥有素养。工具包采纳国际经合组织对素养的定义:理解、评估、运用和融入书写文本的能力,以参与社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开发自己的知识和潜能。

素养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1)素养水平是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影响因素之一。缺乏素养或素养水平低下的公民会面临失业、贫穷、疾病和被社会排斥、边缘化等各种不平等境地,从而引发暴力、冲突等社会化问题。

(2)赋予每个公民素养非常重要,有了良好的(读、写、计算能力)素养,其他技能可以更容易学习获得,这样他们就能找到有收入的工作,提高个人技能,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因此,素养是社会融合和公民参与的关键,也使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其他政府服务。较高的素养水平引领成功实现知识型社会。

(3)随着世界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为了在数字世界中生存和发展,(读、写、计算能力)素养,尤其是更高级的素养,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全民素养"是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联合国2030年议程中特别提出的,“素养”也是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和国际阅读与素养进程调查(PIRLS)中的核心组件。

(4)素养学习不是一个人离开学校或达到一定的教育水平时就停止的事情。素养的获得与发展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发生在正式教育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各个时期。无论在学校内外、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提高素养永远不会太早或太晚。

1.3 图书馆支持素养提升的潜能

图书馆是支持终身学习和社会发展的场所,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使命中包含“素养”这一目标——发展社区所有成员各个人生阶段的素养技能。

图书馆可以在孩子出生后的最初五年,支持儿童的早期素养发展,提供代际和家庭素养(阅读)活动,培养儿童对书籍和阅读的热爱。图书馆能够将服务辐射到边缘群体中,如一些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这样可以提高家庭整体的素养能力,为后代提供更好的素养学习成长环境。

图书馆可以作为学校正式学习体系的补充,促进学生对阅读的热爱。研究表明,养成阅读习惯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并满足人们日后对书籍的需求。

图书馆对所有人都开放这一规定,为人们建设了终身素养和学习至关重要的第一站。对各层次文化水平的成年人来说,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资源,能够共享报纸、杂志和其他阅读材料,并通过提供的公共计算机和互联网来查找相关信息。图书馆对素养较低的成年人来说非常重要,可以提高他们在正规教育中没有获得的素养。学术图书馆则支持成年人发展他们学习和研究所需的高级素养。与此同时,工作环境中的图书馆可以为项目开发和决策提供背景知识。

1.4 构建基于证据和数据的素养项目实例库

人们普遍认为,应根据证据和数据制定政策和战略。图书馆在参与素养和阅读提升战略过程中,当面对是否需要或更新素养策略这一问题时,牢牢把握事实、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凭借充足的证据和数据支撑来提高说服力,来帮助决策者做出合理的决策。

(1)图书馆环境数据

图书馆收集和利用数据可以帮助识别问题,促进资源优化,推动创新,实现定标比超和评估。数据不仅包括用户数量、计算机数量、书籍数量等,还应关注图书馆工作的成果数据——它对用户和社会的影响数据。针对素养而言,数据包括素养测评、素养能力自我效能感测评或素养能力提高程度测评。即测评参加素养/阅读项目的人在处理信息方面是否更容易?考试成绩是否有提高?这些数据获取起来更为困难,但却更有说服力。

(2)素养战略的数据

国际、国家、城市或社区层面均有许多关于素养的数据,包括高、低素养对健康或就业等其他政策领域的影响。如:经合组织(OECD)的PISA研究关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素养水平,并将其和社会经济特征(收入、移民背景、家庭阅读习惯)的数据进行相关性比较分析。UNESCO与IFLA合作,制定了更高级形式素养——媒介与信息素养的评估框架,鼓励国家和组织利用此框架来测评区域内民众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水平。这些组织所定义的统计方法和出版的材料,可以帮助图书馆获得有价值的数据,进而能更好地参与到国家素养战略中。

此外,案例作为一种特别的数据源也十分重要,成功案例的聚集形成的案例库有挖掘和参考价值,IFLA架构了一个SDG故事网站,鼓励全世界的图书馆上传分享阅读与素养项目,越多的案例聚集,其价值越大。

工具包在附件中提供了上述部分数据来源的链接和说明。

1.5 将有关素养的论证和数据进行有效传播

一旦确定了目标,创建了论点并找到了支撑它们的数据和证据,图书馆需要了解如何有效地宣传,将观点、理念、建议和方案传递给决策者、潜在合作机构和其他相关人员(包括名人、民间组织、记者等),尽可能地去影响到更多人,提高图书馆的影响面。

宣传方法不拘泥于某个框架或形式指标中,而是充分利用可用的一切资源将理念表达出来,如:向决策者或有影响力的组织(人)谏言,召开研讨会或发布会,在书刊上发表社论,参与电台或电视节目,利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力。

针对如何有效地进行宣传和营销，IFLA国际宣传项目(IAP)的培训材料和IFLA10分钟图书馆宣传系列中均有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供参考。

2 素养、阅读和图书馆

工具包的核心短语是“素养和阅读国家战略”，主体内容中反复提及和强调的一个概念是——“素养”，认为(读、写、计算能力)素养，尤其是更高级的素养，可以帮助民众在数字世界中生存和发展，提出要将素养的重要性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图书馆需要全面参与到国家素养和阅读战略规划中，早日实现全民素养。

为什么IFLA提出的是“素养和阅读”战略？为什么要将“素养”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要透彻理解这份工具包的意义，首先要理解“素养”“高级素养”和“全民素养”这些概念，并了解在国际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素养、阅读及图书馆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2.1 认知“素养”

“Literacy”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释义是读、写、算的能力，早期欧美国家的一些“Literacy”促进项目一般都是指最基本的读写能力的提升，即扫盲和提高识字率。因此，到了中文语境中，很多场合下的中文翻译不用“素养”这一表述，而是写作“读写能力”“扫盲”“识字”等，如：国际扫盲日(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联合国扫盲十年计划(United Nation Literacy Decade 2003-2012)、以研究促进识字和阅读(Using Research To Promote Literacy and Reading)。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对表示读写算能力的“素养”相对陌生。

科技发展正快速改变着媒介和阅读形态，除了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我们还需具备不同的能力去解码各类信息，“Literacy”的含义随之扩展。牛津英语词典中，“Literacy”的一个义项表述为：与修饰词组合后表示“阅读”某一主题或某种媒介的能力[2]。在这种情境下，中文翻译都用“素养”来表述，如我们所熟知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等。

(1)高级素养

IFLA工具包中有两种表述：基础素养(Basic Literacy)和高级素养(Advanced Literacy)。基础素养指的是读写算能力，即素养的基本含义，工具书中为了与高级素养相对应而加了“基础”前缀；高级素养则指的是与限定词组合后的素养类型。

据不完全统计，形形色色的高级素养类型达近40种[3]。这些素养可以大致分成两个类型：一类是面向专业领域的主题素养，如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经济素养(Economic Literacy)等；另一类是面向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通用素养，代表性的有文本素养(Text Literacy)、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视觉素养(Visual Literacy)、计算机素养(Computer Literacy)、ICT素养、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等。数字化和媒介融合使得信息交流模式变得较为复杂，淡化了不同信息传播与交流素养之间的界限，因此面向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通用素养还衍生出了不少复合素养概念，如元素养(Meta literacy)、跨媒体素养(Trans literacy)、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al Literacy)等。

面向专业领域的主题素养帮助人们去更好地理解信息内容和含义，如：具有较高经济素养的人会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专有名词和指标，并对经济方面的报道更具有敏感度和判断力。面向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通用素养则帮助人们去适应各种信息的符号体系和媒介载体形态(声、图、字、像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符号表达体系，印刷媒介、影视媒介、网络媒介也是各具传播特性)，如：具有较好媒介与信息素养的人可以更好地适应媒介与信息形态，能多渠道浏览、搜寻、感知和定位有价值的信息，并具有较好的媒介批判性，能够对信息进行鉴别和评价。

在众多高级素养能力中，IFLA所代表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领域主要致力于研究和推广面向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通用素养，重点是信息素养(布拉格宣言，2003)、媒介与信息素养(莫斯科宣言，2012)和数字素养(数字素养宣言，2017)。图书馆之前一直关注的信息素养依然是图书馆素养提升策略中的重要领域，信息素养的概念在数字环境的冲击下不断升级。媒介与信息素养这一复合素养，包含了信息素养、媒介素养、视觉素养、数字素养等多种素养，是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UNESCO和IFLA共同推广的一个素养概念，在素养提升中处于较为核心的地位。数字素养被单独提出来是因为“数字环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态，数字化生存成为热门议题。

(2)全民素养(Universal Literacy)

工具包中所提到的全民素养，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提出的愿景——“我们展望……一个全民素养的世界”[4]，认为素养是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要素，实现全民素养需要图书馆、作家和出版商等多方力量通力合作，并将提升素养和阅读作为共同的核心使命[5]。2016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国际素养日上，提出为全民素养努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号召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入联合国提出的素养提升计划中来[6]。

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过程中，IFLA作为参与者积极倡导将“全民素养”纳入联合国2030议程[7]。IFLA在《信息获取和发展里昂宣言》中强调，增强信息与知识获取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柱，而全民素养是信息与知识获取的基础[8]。数字时代，图书馆为促进可持续发展能做的贡献之一是促进全民素养的实现，包括提升媒介与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技能[9]。在《信息获取与发展报告》(*Development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DA2I*) *Report*)2017年和2019年的更新版本中，IFLA认为基础的(读写能力)素养已经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信息获取，需要将素养的概念进行扩展，将媒介与信息素养、数字素养、数据素养等都要纳入进来，以实现全民素养。

2.2 素养和阅读

有关素养和阅读之间的关联，可以从它们形式上的共现和含义上的辨析这两个方面去了解。

(1)素养与阅读的共现

素养和阅读的共现出现在国际协会机构的名称和文件中。发布此工具包的IFLA素养和阅读委员会，其前身是阅读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发展至今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于1999年将“提升素养”(Promote Literacy)纳入委员会愿景；二是于2007年更名为“素养和阅读委员会”。更名基于诸多因素，缘由之一是委员会认为阅读和素养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且更名为素养和阅读能更好地迎合和帮助IFIA实现其战略重点之一：促进素养、阅读和终身学习[10]。1956年成立的国际阅读协会(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该组织认为素养比阅读更能代表所有学习的首要基础，索性由素养替换阅读，更名为国际素养协会(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ILA)[11]。UNESCO与IFIA共同制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中，其中一个章节是“阅读推广与素养”；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未来的框架》里认为“阅读、素养和学习三者紧密相连”。上述两个组织的更名行动表明了阅读与素养之间的某种趋势，阅读和素养在文件中的共现也表明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素养和阅读的共现也出现在学术研究中。国外学术研究领域，素养是阅读领域的热门研究。据国内学者李桂华等对国外阅读领域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2006-2016年阅读领域顶级期刊的研究高频关键词中Literacy和New Literacy均排名靠前，且图谱显示的研究族群中，以数字阅读环境下相关素养的培养为目标的New Literacy研究族群虽然出现最晚(2012年)，但其时间线程持续至今，显示此为当前国外阅读研究的前沿主题[12]。

(2)素养与阅读的辨析

素养在字典中的基本含义是读写算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素养定义为“一种在各种语境中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运用印刷和书写材料的能力。素养包含一系列能够使个人实现目标、拓宽知识、开发潜能以及全面参与所在群体甚至更宽泛的社会活动的学习能力。”[13]RAND阅读研究小组认为“阅读是在与文本材料的交互过程中提取和构建意义”。从基本含义出发，我们可以对素养和阅读做简单的区分：素养包含信息的接收(如：读、听)和输出(如：写、说)两个过程[14]，而阅读更多地强调信息的接收过程。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素养的概念更宽广些，包含更多的能力范畴。但阅读是素养的核心组件和外在表现，PIAAC测评素养，其方法论是通过可以外显的阅读表现和阅读能力测评来评定相对内隐的素养能力。因此，素养和阅读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文件中仍是以并列或共同提及的方式出现。

此次IFLA工具包开篇认为“一个人先学习获得阅读能力，然后再通过阅读去学习到更多”。这与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未来的框架》中“阅读、素养和学习三者紧密相连”观点一致，认为：阅读、素养和学习三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实践项目中，常常通过素养项目来促进阅读，或通过阅读项目来提高素养，如：通过暑期素养项目来观察学生的阅读表现[15]；测评家庭素养环境与低年级阅读之间的相关性[16]；通过“爸爸阅读项目”有效发展儿童的素养技能[17]；通过基于学校的素养项目来帮助阅读困难的青少年[18]……

阅读促进素养体现在：阅读实践本身可以训练获得更强的读写能力，阅读过程中对信息的解码可以让认知主题获得知识(主题素养)和其他功能性素养技能，且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是终身素养获得的保障。

素养促进阅读体现在：基本的读写能力素养保障基础的阅读文字的能力；高级素养为全媒体环境下的各种阅读保驾护航，在阅读内容、手段和方法上都给予配合和指导。比如，想要促进数字化阅读，首先需要掌握使用数字化工具的ICT素养能力；其次，媒介与信息素养中所强调的媒介批判性和信息鉴别能力对于现在复杂的阅读环境也尤为重要。只有这些素养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意义上去帮助到人们去阅读、理解各种语境下的信息。

总之，促进了阅读，能提升素养；素养提升了，能促进阅读。因此，当我们努力去促进阅读、提升阅读时，本质目的和根本意义是提升素养；而素养的提升又能反过来有助于阅读能力、阅读兴趣的有效提升[19]。

2.3 素养与图书馆

1994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开篇定义了图书馆的核心使命——与信息、素养、教育和文化密切相关[20]，素养对于图书馆的意义不言而喻。

IFLA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为所有人提供素养提升服务。从获得材料到训练再到促进与合作，图书馆都可以承担，因为：①图书馆数量庞大、体系完善，遍布于各个社区；②拥有充足的阅读资源和接入设施来保障信息的获取；③对所有人开放；④与学校、出版商和学术研究机构具有良好的合作[5]。

《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中对图书馆在哪些方面开展素养提升活动做了明确说明：①用户教育方面，包含素养培训；②为社会保障终身学习方面，提供素养支持；③与其他组织和资源共享方面，与学校联合开展阅读与素养提升项目；④图书馆营销方面，通过阅读和素养运动提高图书馆的影响力[21]。

图书馆领域开展素养提升具有一套基于图书馆的理论体系，包括对受众的确定与研究、方法论和路径的构建、资源和合作者的选择、馆员的培训和效果评价等。针对图书馆领域如何开展素养提升项目，IFLA开发了众多资源，如：《基于图书馆的素养项目指南》(*Guidelines for Library-Based Literacy Programs*)、《图书馆在全球范围内支持成人素养的工作》(*The Work of Libraries in Supporting Adult Literacy Globally*)、《以研究促进图书馆的素养与阅读提升：图书馆员指南》(*Using research to promote literacy and reading in libraries: Guidelines for librarians*)等。可以说，图书馆在素养提升中的角色定位和可做贡献是明确的。

3 我国现状分析与思考

3.1 全民阅读国家战略

我国的国家战略是“全民阅读”。《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22]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23]这两份重要文件从政府层面给全民阅读战略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全民阅读国家战略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导，图书馆界参与了战略的制定①，并在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图书馆以“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24]。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的战略要点和计划内容，以这两份文件为分析文本，将我国的全民阅读战略内容对照IFLA工具包的战略评估要素进行比对(如下页表1)。

可以看出：我国的“全民阅读”战略非常重视数字化阅读，以未成年人阅读为重点，但是兼顾了各年龄段以及各类群体，充分认识到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学龄前儿童和未成年的阅读兴趣的培养。但是对于IFLA工具包浓墨重彩强调的“素养”并未提及，最接近的表述是认为阅读可以提升“国民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文件中并不使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表1 我国全民阅读战略内容分析

《IFLA工具包》战略评估要素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简称《规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简称《条例》)内容片段引用
①是否陈旧,没有考虑数字工具?	加强对**数字化阅读**的规范和引导,推动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相融合。——《规划》/基本原则 (七)提高**数字化阅读**的质量和水平重点任务适应数字化新趋势,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大力推进数字化阅读发展,建立全民阅读数字资源平台,推进数字化阅读服务。——《规划》/重点任务
②是否只关注未成年人,而不是覆盖全年龄段?	少儿阅读是全民阅读的基础。必须将保障和促进少年儿童阅读作为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从小培育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要着力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和贫困家庭儿童的基本阅读需求。——《规划》/基本原则 大力促进**少年儿童**阅读:维护少年儿童良好阅读环境;加强中小学书香校园文化建设;重点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等儿童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规划》/重点任务 倡导在高校**大学生和中青年人群**中建立读书会,开展读书活动。——《规划》/重点任务 继续开展面向**青少年、老年人**、少数民族等不同群体的优秀出版物推荐活动,推动精品出版物宣传推介常态化、制度化。——《规划》/重点任务 未成年人/学龄前儿童/中小学/农村留守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福利院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少数民族居民/视听障碍人士。——《条例》/重点群体阅读保障
③是否只关注基础素养,而不是更高形式的素养?	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规划》/导语 为促进全民阅读,保障公民的基本阅读权利,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条例》/总则
④是否考虑到培养热爱阅读的重要性?	从小**培育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规划》/基本原则 鼓励幼儿园开展与学龄前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状况相适应的阅读活动,**着力培养阅读兴趣,阅读习惯**。——《规划》/重点任务

用英文语境中“Literacy”所对应的基础素养或读写能力等中文表述,也未出现一些高级素养或复合素养称谓。

此外,借鉴学者张波对2006-2016年国内CSSCI期刊全民阅读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研究,我国全民阅读领域研究的高频词包含全民阅读、阅读推广、国民阅读、阅读率、公共图书馆、国民阅读调查、数字阅读、农家书屋、国家立法等领域,并未包含素养(抑或Literacy的其他翻译形式);研究聚类以全民阅读、阅读推广及公共图书馆为中心,连接着数字阅读、儿童阅读、阅读立法等分支,并且分散着数字出版、阅读推广人、阅读文化等零散节点[25]。

综上,我国阅读国家战略与阅读领域学术研究中对“素养”的关注度较低,没有如同国际上那般将素养提升至与阅读并列或甚至替代的情形。这种差异现象的出现,其背景、缘由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与探究才得以求解。但IFLA工具包中反复强调——“为了在数字世界中生存和发展,(读、写、计算能力)素养,尤其是更高级的素养,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我国学界是否可以重新认识和审视一下“素养”,并以此作为未来我国阅读战略更新调整的思路与方向呢?

3.2 图书馆领域的阅读推广与素养提升

阅读推广和素养提升均是当下我国图书馆领域的热门议题,虽同属于图书馆用户服务层面下,却是两条并没有多少交集的并行线。

据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图书馆的服务中“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即我国全民阅读战略落实到图书馆领域是阅读推广,围绕“阅读”开展各项服务,包括书目推荐、主题阅读活动(经典阅读、特色馆藏、名人领读)、阅读空间改造(书屋、文化空间)、社交读书活动(书友会)和读书节活动等。国内阅读推广领域现阶段可能也在做一些相应的实践,如公共图书馆法中阐明,需“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并为学校开展有关课外活动提供支持”,所表达的含义其实和工具包传递的精神一致——图书馆为儿童提供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作为早期素养的支持,并为学校正式教育提供补充和支持。但表述上用的是“阅读指导”,没有使用术语“素养”。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有学者认为阅读推广中需要纳入素养教育，如范并思教授认为知识讲座和素养培训是属于图书馆使命的阅读推广[26]；谢蓉等认为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的培育也应成为阅读推广的重要目标，为各类阅读提供“全程监护”[27]。近年来也出现了少量的一些实践活动将信息素养、数据素养和阅读推广相结合，如华东政法大学将信息检索大赛纳入阅读推广范畴[28]；辽宁师范大学建设基于“阅读推广+”理念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基地联盟[29]；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开辟阅读角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30]……但这些学术观点和实践并没有引起更广泛范围内的关注。

我国图书馆领域的素养提升则始于原用户教育服务下面展开的图书馆使用技能培训(入馆培训)和文献检索教育，高校图书馆是前沿阵地。21世纪开始，文献检索课发展成信息素养教育，并拓展出了对数字素养、数据素养等新兴素养类型的研究。2019年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信息素养与可持续发展”主题论坛发起了《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提升行动倡议》吴建中馆长在论坛中提出，信息素养不仅应成为大学的公共课程，而且应成为社会的公共课程[31]。11月份，首届图书馆对公众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研讨班在海口举办，探讨了图书馆对公众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意义[32]。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界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的积极响应，表明信息素养提升的重心将不再是高校领域，而是通过公共图书馆向更广泛的民众提供信息素养的提升服务，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动向。

此次工具包的发布同样也是IFLA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做举措之一，认为阅读领域的人要认识到素养的重要性，特别提出要在基础素养之上纳入高级素养。那么我国阅读推广领域也可以借着联合国2030年议程和IFLA呼吁图书馆全面参与国家素养和阅读战略的契机，将本领域的触角延展，把基础素养、高级素养的提升也纳入我们的战略计划中，以顶层战略文件为导向，鼓励研究者和实践者做进一步的拓展。当然，也可以与信息素养领域合作共赢，共同做好公民素养、公民信息素养的提升服务。

3.3 数据支持与案例

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理念在我国图书馆领域已深入人心，数据是发现问题、制定策略和效果评价的根基。除了各图书馆自身的环境数据、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科研数据外，国家和地区级的阅读及阅读推广相关数据已有一定积累。

(1)阅读调查数据

针对不同地区、群体或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开展各类阅读调查，如：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城市儿童阅读调查、北京市成年人阅读调查、北京全民阅读工程项目-阅读指数调查、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和各类基金项目、研究机构和学者为研究所开展各类实证调查。

(2)阅读推广案例

我国形成了完善的阅读推广案例竞赛和评奖体系，目的是最大范围内鼓励阅读推广的实践案例收集，在此基础上聚集成优秀案例集库，通过编撰出版、网站展示和举办优秀案例分享交流会等方式供大家研究挖掘和参考借鉴。可获得的案例集库包括：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网站、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图书《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赏析》《上海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案例汇编》等。

国内相对缺乏的是素养测评数据，特别是权威素养测评数据。此类数据可借鉴国际上知名的PIRLS、PISA、PIAAC测评，PIRLS、PISA、PIAAC均将素养和阅读能力的测评作为重要测评内容，其测评框架、测评方法和测评结果均可利用。高级素养的测评，可参考欧盟的《测试和改进评价标准以评估欧洲媒介素养水平》、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开发的信息素养测评工具iSkills等。

4 结语

本文以《IFLA工具包：构建素养和阅读国家战略》的内容解析为基点，认为工具包中将“素养作为图书馆核心使命”的指导思想对我国图书馆领域继续拓展全民阅读战略具有启发意义。通过梳理素养概念及它与阅读和图书馆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笔者认为图书馆全面投入素养提升项目是切实而必要的。因此，参照工具包的主要框架拟提出三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点建议：

(1)与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相对应，提出全民素养(Literacy for All/Universal Literacy)战略，以此响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全民素养目标，贡献中国图书馆界的一分力量。

(2)将基础素养和媒介与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高级素养更多的纳入现有的图书馆阅读推广体系中，阅读推广活动不需要拘泥于外壳上的“阅读”要素，而应该抓住其“素养提升”内核，更有效地促进国民阅读和素养。

(3)用理论和数据驱动研究与实践。理论包括阅读理论、阅读推广理论和信息理论、传播理论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素养理论，对照特定素养的指标框架设定阅读与素养提升的目标、参照素养的指标体系和模型来进行项目的策划、组织与评估。同时，图书馆要善于开发数据来驱动项目，包括图书馆自身的环境与服务数据、用户的行为数据、素养水平测试数据等，这些数据对发现问题、制定策略和效果评价都十分有益。

注释：

①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政府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图书馆领域的葛建雄教授等人也是提案签署人。

参考文献：

[1]IFLA. IFLA Toolkit for developing national literacy and reading strategies[EB/OL].(2019- 09- 06) [2019- 09- 26].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hq/topics/libraries-development/documents/literacy_strategies_toolkit_final.pdf.

[2]黄丹俞.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素养认知与提升[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5)：8-12，17.

[3]Peter Stordy. Taxonomy of literacie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5(71): 456-476.

[4]IFLA. Access and Opportunity for All: How libraries contribu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EB/OL].[2019-10-02].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hq/topics/libraries-development/documents/accessand-opportunity-for-all.pdf.

[5]IFLA. IFLA-IPA-IAF-RWF Joint Statement on Literacy and Reading For 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s[EB/OL].[2019-10-02].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hq/documents/joint_statement_on_literacy_and_reading.pdf.

[6]United Nations. Aim at Universal Literacy to Build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B/OL].(2016-09-08)[2019-10-04]. https://www.un.org/press/en/2016/sgsm18044.doc.htm.

[7]Fiona Bradley. “A world with universal literacy”: The role of libraries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the UN 2030 Agenda[J].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16, 42(2): 118-125.

[8]IFLA. Lyon Declara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EB/OL].[2019- 10- 02]. https://www.lyondeclaration.org/content/pages/lyondeclaration.pdf.

[9]United Nations. Contribution of Libraries to the SDGs[EB/OL].[2019- 10- 02].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artnership/?p=10909.

[10]IFLA. IFLA´s Section on Literacy and Reading: A History of its First Fifteen Years[EB/OL].[2019- 10- 02].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literacy-and-reading/section-history.pdf.

[11]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 Our story[EB/OL].[2019-10-02]. https://www.literacyworldwide.org/about-us/our-story.

[12]李桂华，汪力.国外阅读领域文献知识图谱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7，26(6)：5-17.

[13]UNESCO. The Plurality of Liter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R]. The Hague: UNESCO, 2004.

[14]Katherine K., Bryce I., Marjorie W., et al. From “What is Reading?” to What is Literacy?[J].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6, 196(4): 7-17.

[15]Zvoch K. Investigation of the long term effect of a summer literacy program on student reading performance[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19, 9(60): 111-117.

[16]Friedlander E W.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in Rural Rwand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arly Grade Reading[J].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019(DOI:10.1080/10888438.2019.1642894).

[17]Lim J G H, Manokara V., Kaur G.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pa Reading Programme in Building Literacy Skills in Students with Moderate Intellectual Disability(ID)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2019, 63(7): 878-878.

[18]Farkas W A.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a School- Based Literacy Program for Adolescent Learners With Reading Difficulties: A Mixed- Methods Study[J]. Reading & Writing Quarterly, 2019, 9(35): 305-32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19]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5):4-13.

[20]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1994[EB/OL].[2019-10-02].https://www.ifla.org/publications/iflaunesco-public-librarymanifesto-1994.

[21]IFLA. 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 IFLA/UNESCO guidelines for development[EB/OL].[2019-10-02].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hq/publications/archive/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pub197.pdf.

[22]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EB/OL].[2019-09-28].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8/311617.shtml.

[23]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EB/OL].[2019-09-28].http://www.sapprft.gov.en/sapprft/contents/11057/284641.shtml.

[24]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17-11-09) [2019-09-28].http://www.moj.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7-11/09/592_201375.html.

[25]张波.全民阅读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论文(2006-2016)[J].出版发行研究,2017(6):76-80.

[26]范并思.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合理性审视[J].图书情报工作,2017,61(23):34-39.

[27]谢蓉,刘炜,赵珊珊.试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构建[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5):87-98.

[28]魏可.《上海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案例汇编》(2012-2016)综述及启示[J].上海电力学院学报,2017,33(S1):111-113.

[29]刘海涛,刘懿,周婕.基于"阅读推广+"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基地联盟建设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8,40(10):31-36.

[30]陈利燕.助推大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创新模式研究——以红色经典阅读为例[J].晋图学刊,2019(2):32-36.

[31]吴建中,陈昭珍,苏德毅,等.信息素养助力图书馆与社会发展——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图书馆员笔谈[J].图书馆杂志,2019,38(8):4-16.

[32]中国图书馆学会.首届图书馆对公众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研讨班在海口举办[EB/OL].[2020-01-02].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14/14715.html.

Interpretation and Thoughts on *IFLA Toolkit for Developing National Literacy and Reading Strategies*

Huang Danyu　Fan Bingsi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main ideas and content of the five chapters on *IFLA Toolkit for Developing National Literacy and Reading Strategies* issued by the IFLA Literacy and Reading Section. It further expounds the idea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concept of litera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cy and read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cy to the librar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ading strategy and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to add "Literacy for All" strategy to the "Reading for All" strategy, to bring basic literacy and advanced literacy into the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system, and to use theory and data to drive research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Literacy; Reading; Library; IFLA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